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

二十五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公劄

臨川代郡守申綱運利病

某庸繆不才蒙恩試郡入境之初首問民俗之利病皆以爲綱運一事大爲一郡吏民之害本州地居上流溪港易涸十日不兩河流斷絕舟行旣艱坐蠹益甚又以水脚等錢楮券價低比之頃年已折其半買造船隻雇募綱稍支遣之外所餘無幾經過場務雖無稅物必收力勝留滯誅求動輒旬日及其交卸糜費尤多若非盜

七八卷

一

糶官米費用安出故比年以來綱運欠折動數千石部綱之官不惟褫爵未免繫縲隨綱之吏不惟抄估未免斷配篙工火兒繫囚陷獄未免死泐河居民例遭攤賴未免逃移所謂大爲一郡官民之害者此也不特官民之受害而已朝廷出捐金錢遣使和糶百姓傾困倒廩性命之從而欠折若此待哺之飢民仰給之戍卒未免關 朝廷之慮究其弊端未易遽革然采之衆論亦有一策可以少寬舟人之力者莫若盡弛泐河場務之費不惟稅錢可省而舟行亦不

至滯留坐蠹之害既除則盜糶之弊亦可以少
減況本州今歲和糶網運全不曾造辦船隻五
月半間方蒙給降糜費等錢雇舟猶未辦而江
溪已斷絕矣官吏見行如遣謫戍 朝廷督促
急如星火則其可慮又甚常時區區

餘闕

代人稟宰執論歲幣

某竊謂當今所講究者莫切於待夷狄之策聞
之道路皆謂進言之臣以爲虜人若索歲幣即
當予之使得以賂達鞏然後兩國寧靜愚實不
曉所謂也平居暇日不爲備邊之謀專務迎合

七八卷

二

之計及至迫急則倡爲卑屈之策以啓侵侮之
漸忠於謀國者固若是乎若虜人果南走達鞏
果侵陵不已區區歲幣果能遏其鋒乎靖康之
事吾國未嘗不行賂也卒不能遏女真之禍今
女真又豈能以歲幣而止達鞏之師乎數月以
來皆言虜人已遷汴京以愚料之其實不然使
達鞏已據河北虜人必不能越河北而都汴京
達鞏未據河北虜人必不肯棄河北而都汴京
此不過遣一二親信移其骨肉以爲三窟之計
耳其設爲侵淮之言者亦不過動搖我邊陲以

為索歲幣之計耳吾從其所索而遂與之使虜
主真都汴京當彼危亡之餘而吾國尚行全盛
之禮已是為中國之辱若虜主實未嘗遷而吾
為所欺則彼益得以輕我矣尚何以為國乎愚
以為莫若先斬妄議之臣明下哀痛之詔按擢
忠鯁之士延納深遠之策厲兵秣馬增兩淮之
戍卒鳩兩淮之民兵按師勿動以伺其變彼以
要索歲幣為詞吾以未知遷都虛實為對數遣
信使往來辯難加以孫詞折以大誼款彼之謀
固吾之備彼知吾國有人未敢與吾為敵又困

七八卷

申撫州辨危教授訴熊祥

榦竊見使府委巡尉追逮熊祥急於星火以其
不合教使陳九之子告危教授之子歐殺其父
事屬使府有非縣道所宜與者然守令之職均
於字民臨川之民有受害者不容自默自古為
政詢之芻蕘況其僚屬豈敢自外榦竊謂聽訟
之道固當執法亦當原情熊祥教人告危教授

之子殺人實緣危教授使人誣告熊祥停藏而起危教授使人誣告熊祥停藏實緣危教授欲吞併熊祥地產而起夫身爲士夫不守三尺欲白奪鄉民之產業奪之不得而欲以停藏之罪加之使之枉被追擾人非木石豈能無不平之心乎故於陳九之死也雖非危教授之子所殺而實因危教授之子所歐故熊祥得以泄其不平之氣而諭其子以興訟其於法不爲無罪皆因危教授而起是豈可不原其情而深察之乎今聞其身奔竄其親屬繫累其家業破蕩豈可

不深憫耶蓋向者危教授之誣告熊祥以停藏也藉尉司諸鬻之力以鍛鍊無辜之百姓而文致其罪本縣見其無理遂將尉司之人斷治今使府又遣此曹以追逮熊祥彼亦何所不至耶危教授雖士大夫熊祥雖百姓實皆王民也危教授白奪人之地誣告以停藏官司不敢加以毫毛之罪熊祥一語之失遂至破蕩其家危教授之誣告熊祥既不免追擾熊祥之告危教授熊祥亦不免破蕩如此則爲士大夫者無所往而不勝爲百姓者無所往而不得罪 國家張

官置吏豈專以庇無狀之士大夫而不復爲百姓地耶況以法論之亦有可察者陳九之子告其父之死不過以危四官人所毆亦不曾言有致命痕傷陳九之被危四官人所毆則本縣嘗行根究曉然甚明以一衰老朝不謀夕之百姓監繫累月復加箠楚之毒十指兩踝皆有痕損夫安得不死雖無致命痕傷其由危四官人而死則無疑者以此而聞於官亦豈得謂之誣告耶陳九之子發於至痛熊祥之心發於不平又豈可與尋常誣告者例論之乎危教授以高科

自負以高材自居居於村落人畏如虎當啜菽飲水之時爲健訟珥筆之事今又一聽其說而百姓受困如此則繼此以往凡臨川之東無非危教授之服屬奪人之田據人之屋不復敢伸寃於父母之前矣危教授以堂堂之容行行之氣灑灑之辨祥祭之後曳裾脩門必將移其所以治熊祥者而治臨川縣以二百指之累而仰五斗之祿亦豈不知顧惜以爲受天子之命而牧養此民則痒痾疾痛無非在我又豈敢顧一己之利害而置百姓於度外哉雖得罪而去是

有命焉不足畏也前日誣告停藏之訟本縣已爲之辨明今日所告歐打之訟使府乃不爲之深察是使譽歸縣道而怨歸州府此則小吏之所不能安者也欲乞台慈將幹此劄發下僉廳具申監司特與蠲免熊祥之罪使強梁者不敢逞寃抑者有所伸則千里之內無不感生成之賜矣

申安撫司辨危教授訴熊祥事

幹踈繆不才望輕資淺冒昧試邑日懼曠瘵竊謂爲政之道抑強扶弱不宜有偏安富恤貧要當兩盡至於形勢侵漁鄉民毒害很鷙如虎狼蝮蝎蕩人家產以霸鄉閭則字民之官亦不忍安坐而不卹竊見本縣有教授危者寄居鄉

落去城四五十里所居之旁有山林陂塘乃鄉民熊祥家之產其始多方迫脅必欲得之熊祥亦已少從其欲而蠶食不已不滿其意危教授之家偶被鼠竊所盜不過米鹽瑣屑之物幹因捕蝗偶過其家危教授以爲熊祥之家實爲窩藏幹以寄居之故行下尉司差人報緝已而解至三人皆歷歷供吐以爲熊祥之家實嘗停盜

及追熊祥與之供對則三人者盡變其說兩人以爲危教授者賂之使言一人以爲實被危教授之子箠楚誣服即而聽之則一人者拾指皆被夾損兩踝皆被椎損又熟問之則危教授者實與尉司數人肆其慘毒如此本縣見其既無實跡而熊氏之家已不勝其擾被箠之人亦已傷重遂從而釋之未數日而被箠之人卒以傷重而死者之子以聞于官訴其父之死乃爲危教授之子所歐州委官驗之委有歐傷痕損但非致命致害耳危教授者復訴于州以爲熊

祥實教死者之子使之妄訴必欲追治熊祥州郡官吏畏其形勢牒巡尉兩司圍熊氏之屋如捕大盜一族數家盡室逃竄室廬器用雞羊狗彘百十年家業掃蕩無餘遂執其異居之弟姪繫累箠撻不勝其毒卒致死者之子於囹圄年方十六七鞭笞鍛鍊何所不可必欲以流罪加之熊祥方是時榦適以職事趨大府稟議及歸而獄已成矣遂亟以公劄力稟太守方得少寬而無辜之弟姪拘繫巡檢司猶未得釋也因其陳詞復爲備申本州方得脫免繼而郊祀之赦

既下巡尉兩司尚復追捕熊祥不已因熊祥之子陳詞又爲備申方得追回承捕之人而數家之被禍已不啻如寇盜之至矣今危教授者又復訴于使府必欲重困其家使之流離轉徙盡據其產業而後已若此之人不復顧士大夫廉恥之節而無復惻隱之心真所謂虎狼蛇蝎者也幹嘗斷斯獄以爲熊祥教人之子告其父之死虛實未可知假令有之亦因危教授誣告熊祥而發也已死之人雖無致命痕傷亦因危教授之子所毆而死則危教授父子之與熊祥亦

六二五
小十二

九八卷

八

志

當均分其罪豈得倚恃官勢蔑視赦恩而健訟不已乎竊見危教授專事脣吻日與城中破落把持士人數輩控脅本州官吏今者帥閫取索文案吏輩未必不撥移改換以惑有司之聽故因其子陳詞備錄本縣文案具狀申使司併具短劄仰瀆台聽欲乞併送清強官看定使形勢之家不得侵害閭里遠縣鄉民實荷生成之賜
申江西提刑司辭差兼節幹

幹今月初五日準提刑使司牒差幹兼權督捕節制司幹辦公事自念庸愚重蒙委遇恩深責

重感極涕零況盜賊未弭憂顧方深隸職部封
安敢辭避已治辦行裝涓日就道而志念惶惑
百慮熏心寢食俱廢實緣榦生長孤窮自弱冠
以來貧賤奔走無一日寧齒髮早衰行年六十
朝夕有溝壑之慮今欲使之驅馳戎馬精力不
逮徒誤使令無補贊畫自膺民社之寄兩年于
茲實與邑人情猶父子鋤治強梗撫安善良歲
事大侵民無飢色目今農事方興人方艱食一
旦舍之而出於心誠有不安足未出門而姦吏
頽民競起而害吾赤子矣顧瞻父老涕泗交頤

竊伏自念冒當重寄初無靖難之才遠離職守
決有殃民之慮濟時平難固使者之遠謀體國
愛民尤仁人之深念以是輒敢控瀝愚悃乞於本
路別差豪俊經濟之才以備使令庶榦得以苟
安賤職撫字細民以至早未成熟閭里稍安甘
就斥逐以謝方命之罪實與邑人均被生成之
賜

榦伏自今月十六日拜領使帖繼承台翰之賜
以屬吏之末辱在門下士之列重以桑梓之敬
當王事多難之時選擇一路人物不以他囑而

下及疵賤雖庸懦不武敢不踊躍以備使令然
既稟命而復輟非敢有他幹踈繆不才冒昧試
邑它無技巧一意字民上下相親情意交孚夫
歲旱歉僅得半收承積年饑饉之餘無終歲倉
箱之積富商巨室樂於興販利於高價多方禁
遏入免艱食忽聞其將有遠行鄉落米價爲之
頓增不過月餘則飢餓流離剽掠之禍興矣臨
川風俗素號健訟豪民猾吏動輒生事以害善
良情僞萬端無所畏憚多方禁戢人免搔擾忽
聞其將有遠行磨牙搖毒競肆吞噬不過月餘

則垂爭侵陵而善良不得安居矣蓋過之必者
其洩必甚防之至者其毒必深此理勢之所必
至也故其將行也老稚呼號若失其恃而此情
亦有不能自捨者故不得已而冒威犯嚴有所
控免也強寇爲梗兩郡搔動事誠至重然一邑
千萬家之赤子號呼慘戚亦豈得不爲之動心
乎況農事方興青黃未接三月四月之間最細
民艱食之時尤有一日不可離者苟爲不然則
幕府之逸豈不勝作邑之勞幕府之尊豈不勝
作邑之賤以其官體國忘家奉版輿陟險阻有

所不憚。幹以孑然之一身，亦復何所憚而爲是推避乎？顧其職在字民，而又與之相覷多年於此，乃於艱食之時捨之而去，故於心有所不滿。故欲就其官乞此不肖之一身以活一邑十萬家之赤子，更望台慈少霽威嚴，曲賜體察，則不勝千萬之幸。

新淦申轉運司乞依本軍例撥貼綱錢

幹么麼小吏，伏準使衙行下契勘本縣財賦出入已具公狀及公劄申聞外，竊惟台慈必有以存卹下邑者。今有目前最緊切利害合行申稟

者本縣歲額苗米管催六萬餘石而起綱亦計米六萬餘石，却於苗米之外要白陪水脚錢二萬二千餘貫。昨來使司見得委是無窠名可出，遂每歲特支三千緡貼本縣起綱，而臨江軍亦有貼支之數。但臨江軍起綱計米五萬石，却得使司錢四千貫，是一萬石得錢八百貫。本縣起綱六萬餘石，却只得使司錢三千貫，是一萬石只得錢五百貫也。軍縣雖均受使司之賜，而實有不均。目今正是起發綱運之時，而水脚錢無所從出。若得且依軍例支給，則本縣又得一千

八百餘緡亦可少救倒懸之急欲乞台慈送僉廳契勘向來支給不均之由特與一例支給使窮陋之邑一旦遂獲一千八百餘緡於使司所損甚微於縣計所補甚大是非深知縣道窮乏惻然以扶持興起爲念者縣道亦不敢言使司亦不肯行失今不言是無可言之時也

申臨江軍乞減醋息錢

幹不揆踈愚冒當繁劇日夜思念本縣敗壞之原皆出於財賦入少而出多蓋嘗計會一縣所收之數以供其費出每歲常欠二萬緡故積之

兩三年必是拖下本司起解錢物以致縣道狼狽不可支吾近者搜訪職田一事每年失陷三四千緡已具申使軍諸司外再以縣計考之有所謂供給錢者乃以醋錢支還每歲亦數千緡不知醋錢者果何等錢耶若是縣道賣醋則不過五六百緡此外如保正戶長入役與夫報牛驗買狀紙之屬皆動以納錢此豈爲政者所宜取耶此等旣不當取而支遣之數則不可闕此縣道之所以不可爲也且如使軍供給一年計三千緡以州郡之供給縣道自當每月支解然

不知其初作故敷在本縣如此之多而又不知清江新喻亦有此數耶翰竊見知軍寺簿所以存恤縣道無不備至而翰又辱在門下士之列苟有可以寬一縣之計者又何苦緘默不言耶欲乞台慈詳翰所陳特賜軫念每月以其半就公使庫支送則本縣一歲得減千餘緡不惟一時官吏實拜莫大之惠而新淦一邑將千百年受惠無窮也

申轉運司為曾縣尉不法豪橫事

翰不避斧鉞之誅輒為本縣揚名斷金兩鄉諸

七八卷

十三

都無辜之民祈哀請命於都運大著之前伏惟台慈少垂聽覽翰竊見當今仕宦作邑最難惴惴焉簿書期會之間尚未免譴訶之域豈敢奮不顧身與豪民為敵翰衰晚有二百指之累而無擔石之儲一旦罷去則展轉溝壑豈不略知自愛竊念奉朝廷之命膺民社之寄而四境之內乃有倚恃豪俠吞啗鄉民使之哀號怨憤無所赴愬為民父母安忍坐視儻或顧一身而不恤百姓則上負朝廷下負所學翰所以不得已而有請焉竊見權臣專恣流毒生民摧抑忠良

動搖兵革至其餘害延及州縣甚可痛也本縣其鄉某都有納粟得官新頓縣東尉曾千齡者本人家幹僕天姿狡險自開禧年間韓元卿爲本縣知縣千齡知其黷貨無厭貪其勢焰可炙遂以厚資與之結託以孤遺姪女與元卿之子結婚自此通家出入請求關節千齡武斷鄉曲本自可畏加以結親縣官誰敢正視兩鄉幾都之人凡有膏腴之田地富厚之財貨或因致死公事或因盜賊行劫必多牽引使陷其中然後控取財物爲之救解或出榜貼占或假立契書

鄉民俯首聽命莫敢與爭文引追逮全類官府關鎖禁繫無異犴獄兼併孤遺田產吞併寺觀財物兩三年間增置稅錢一二百貫而流離轉徙者不知其幾家蓄養幹僕劉雲卿之徒爲之爪牙日夜漁獵人家物產千齡資幹僕之力幹僕憑千齡之勢而人家物產不歸之千齡則歸之幹僕矣謝廷玉以媚蘇師且而橫行於縣之內曾千齡以媚韓元卿而恣橫於縣之外豈有國家赤子乃得恣其戕賊而爲之縣令者獨俛首而不敢問乎是皆有所憑藉其威勢以至此

也 國家至仁護惜民命海涵春育不忍一物
之失所挾刃以殺人持杖以行劫枉法而受賊
重者處死次亦徒流如曾千齡者侵害貧民使
之死亡離散與殺人何異強奪人家物業與劫
盜何異誣人以罪而取其財物與枉法受賊何
異而官府不問法令不加擁高貴據大第歌童
舞女美衣鮮食以匹夫而享公侯之奉則豪橫
之徒又何苦而不爲惡耶方今 朝廷清明賢
使者當路似此等輩自不應使之漏網苟默而
不言亦何面目以見一縣之百姓謹以人戶詞
訴已結絕未結絕者具錄申聞欲望台慈備翰
所陳申奏 朝廷追上曾千齡及幹僕劉雲卿
李彥端毛舜祥輩置獄根勘抄估家財編竄遠
方自此豪強斂戢善良安業一邑生靈感恩戴
德無有窮已

安豐申朝省辨郭知軍誣罔事仍丐祠

幹一介愚賤無足比數昨蒙 朝廷過聽特賜

按擢俾倅安豐到任以來但知體國憂邊不敢
欺君利己委是與本軍知軍意見不合今月初
五日準省劄以安撫司申守倅不和遂有改除

之命以幹孤寒不能量度事勢又不能同流合
汙邊庭之間乃有不和之名自應誅斥今乃復
得本職易地大府朝廷寬恩何以稱塞然帥司
所申乃在徐師點結集之後切恐本軍妄有陳
述變亂是非而帥司聽信未得其實則亦有不
敢不辨者今姑撫其實而言之有水軍張統制
以片紙報正統制王文中稱木子兄弟三人欲
結集人渡淮取壽州王文中以告太守太守遣
人相聞已而王文中亦來稱木子者李明李顯
者三兄弟也幹遂呼廳吏問以州郡作如何處

置答云州郡差范芮再遇皆不敢往幹與三李
兄弟相識李明尤熟州郡既無人可遣而事已
彰露聞郡城之中亦有預謀者幹遂遣廳吏告
太守請自往捕之太守又遣都吏回傳語幹遂
驅車出門衝冒風雨由大路西行先遣人往諭
李家兄弟以幹出巡鋪約來相見又遣本廳獄
子呂俊取小路沿淮行蓋恐其徒有自小路來
者行十五里相會於青岡城呂俊報云李顯李
大用張俊三人已取小路入軍城幹亟遣呂俊
持批與都吏令稟太守遣人同呂俊就城捕之

即復行十五里至永壽館李明者亦來翰遂
與偕回軍城當得都吏申狀稱得所批後方捕
得李顯等三人當行勘問稱是士人徐師點專
知李肆百姓高德爲謀首遂併就城捕得徐師
點等翰既約李明入城亟遣人告太守併取以
送獄又次日方捕得聞青之徒數人又次日方
捕得高德蓋徐師點者爲軍學講書獄官嘗用
之作四六又與本軍吏輩厚善遂交薦於太守
太守愛其才爲其所愚曰與之飲酒於宅堂或
至後園情好之密同官莫及也遂委之修圖經

學中士人力言於太守以爲其人無行不可與
交太守不信也徐師點乃自稱太守館客因與
李肆謀給李顯等曰太守實使我爲此舉也淮
鄉愚民習戰鬪喜功名遂信之李顯以告其弟
李明李明告以不可輕信須是有本軍文字方
可去其徒疑之者遂以告水軍張統領李顯亦
疑之遂以是日入軍城審其事以致捉獲然則
因太守爲徐師點所愚而後有是事因李明之
却其兄而其事始露因翰之遣呂俊方捉得李
顯等三人因勘李顯方捉敗徐師點李肆其事

甚明也既敗獲之次日幹以爲州郡無城壁其徒實繁恐有不測莫若將一行人解帥司庶得寧靜太守不聽又次日帥司有帖來取李明蓋太守申帥司妄以李明爲首也次日往見太守問以發遣李明太守答以不發幹退而訪之兩獄則徐師點獨禁州獄而李顯之徒皆禁司理院徐師點略不加箠楚而李顯之徒日夜拷打蓋太守與獄官及吏輩皆諱其與徐師點往來欲以李顯爲謀首而出徐師點之罪故初申朝廷及制司皆敢妄以李顯爲首名而置徐師點

於五六人之後其情狀可見矣幹以爲州郡小事所不必問至於事干人命則亦不容坐視亟以書禱帥司乞取一行人赴帥司根勘又兩日帥司遣強勇軍二十人來取徐師點等州郡又不發乃日夜將李顯等煅煉幹呼兩獄官而責之且諭以禍福仍令獄吏供所勘情節果皆倒置首謀者反輕註誤者反重幹又往見太守太守方云帥座見某不發人甚怒答書云州郡尚欲有權帥司豈得無權若更不發來只得申朝廷求去頃之即將一行人解帥司李顯之徒被

楚毒者皆不能行而徐師點則怡然也其私意橫生不遵如此向使幹不力爭帥司不取上則李顯之徒必爲獄官所殺以滅其口而徐師點反得清脫矣身爲貳郡似此等事若不力爭豈不負朝廷使令之意幹北角以來承父師之訓恪守誠實幸不得罪於鄉黨若不辨灼餉欲乞鈞慈特賜憐念先爲敷奏念幹衰病改畀祠祿退歸田里免至爲所傾陷仍行下制帥兩司審實其事如幹所陳得實庶幾不至得罪公議如有一字不實乞將幹勒停貶竄以爲欺罔之戒亦不敢辭

申安撫司給武定將校俸

榦竊見丙寅丁卯間虜騎犯淮沿江諸軍悉已渡江防城之兵僅足守城兩淮數千里不爲虜所據則皆盜賊之區蕩然無一卒持兵而誰何者 朝廷招收淮西雄淮軍使之捍禦然後虜騎不敢衝突盜賊不敢縱橫其功不爲小矣講和之後改刺武定 朝廷廩給又不足以餉之既聚之後難以復散大帥龍圖郎中爲之經畫區處行伍之卒各厚給楮券使之復業部轄之

人亦皆補奏官資使之入仕一旦帖然各安其所此等皆平日豪俠之徒不徒官司既免饋餉之費而此曹亦無怨望之憂至其感激 朝廷大府恩德淪於骨髓使猝有緩急亦可以一呼而復合誠以 朝廷雖嘗用我而未嘗有負於我也然其部轄補官之人分隸諸郡每郡二人每人請給多者百餘千少者數十千而止皆有專降指揮州郡之間豈可不顧惜事體爲 朝廷辦此小費哉奉苞苴飾厨傳遊謁伎術之徒動捐數百千有所不顧而於執干戈衛社稷者

乃靳惜若此何哉幹被命此來所歷州郡凡數處其徒皆來相訪莫不涕泣飲恨以爲諸郡不肯支給全俸每月量給二三十千吏輩管請之人除剋之外所得無幾僦屋以居雇人以充僕使一月之入不足以供一月之用棄妻孥離墳墓失田園之業所望者俸給耳而微薄如此准人質實於江南無復相識又不能經營關節哀鳴官吏不過塊守旅舍有類拘囚衣服藍縷意氣蕭索豈不重失淮人之心哉向來所募大率皆安豐濠梁之人而安豐爲尤多其諳習邊事

忠勇可用大軍所不能及豈宜惜此小費而不
以慰兩淮忠義之徒哉欲乞使府詳酌利害申
聞 朝省行下諸郡立限一月並將拖下請給
盡數支還以後並須按月全給仍占空閑寺舍
與之居止量差人從與之使令如有違戾去處
致有詞訴重行按治庶幾淮民感激恩德可備
異日之用

申乞築安豐城壁事

幹一介庸愚加以衰病誤蒙 朝廷擢貳邊郡
以君命之嚴不敢控辭已冒昧供職天假之幸

郡守賢明軍民相安幹之不肖得以一切奉承
苟逃曠敗但到任以來竊聞本軍已曾申請乞
錢三十萬貫修浚城池近又聞 朝廷已從其
請以太守憂勞邊事如此之勤朝廷俯從外郡
所請如此之速幹適有己見若不控陳深慮有
負使令幹竊見安豐爲郡最爲要地前後北方
用師侵犯兩淮未有不先犯安豐者蓋兩淮形
勢西則有山嶺之阻東則有湖濼之險惟安豐
處地四平略無限隔若安豐可守則廬和舒蘄
皆可無慮故自古城池最爲堅峻以周世宗之

英武將兵數十萬親至城下累年而不拔亦足以見古人恃此以爲兩淮要地蓋兩淮者江南之藩蔽而安豐又爲淮西之藩蔽也是豈可不深加之意乎今城壁摧毀高不及二丈薄或四五尺若但以三十萬緡裝砌乳頭恐不足以爲險固而適所以虛耗錢物貽禍生靈也古人以城郭爲金城蓋以堅實不可攻也今但裝乳頭以爲外觀而城不包砌是豈足以爲固耶鵝車洞子一達其下則百碎而不可支持矣況欲裝砌乳頭則亦勢必填築舊城令其方正旋挑新

土以益舊土而無磚以爲之限春雨淋漓東摧西仆亦不待攻而先毀矣則三十萬緡皆爲虛費不但虛費三十萬緡而已每歲摧壞則每歲整葺爲州郡之害無有窮已若但費錢猶可言也民愚無知以爲安豐有城勢必復業旣不可守豈不有誤百姓朝廷憂念邊事亦欲恃以爲固旣不可恃一旦有急豈不重勞顧憂此榦所以彷徨歎息不得已而有言也安豐之形勢在於兩淮與襄陽等襄陽之城如此牢壯而安豐之城如此滅裂殆所未曉也區區之愚欲望鈞

慈因太守之賢明更與行下制司帥司再與相
度不惜重費盡行築砌以壯形勢以惠邊民實
宗社無窮之計榦身為貳郡越職而言誠為有
罪若隱忍不言異日誤事為罪尤大故敢僭越
言之

